

蓝
色
国
土
忧
思
录

王佩云 著

憂思录

民族出版社

180683

I25

W308

蓝色国土



王佩云 著



京电力大 00218215

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蓝色国土忧思录/王佩云著. —北京:民族出版社,
2000.8

ISBN 7-105-04053-X

I. 蓝… II. 王… III. 海洋开发—中国—文集
IV. P74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67217 号

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)

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.375 字数:150 千字

印数:0001—2500 册 定价:12.00 元

该书如有…… 5.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
(总…… 行部电话:64211734)

在大海中旅行

(自序)

前苏联一位作家写过一本《人是怎么变成巨人的》书，认为人类的诞生与发展，实际是在大海中的一次旅行。此话颇有道理。人类的比类人猿还要古老的祖先，实际是海里的鱼类。人类从鱼到猿再到人的演变，即由海到陆的过程；而后又尝试回到海洋中去，最终在这片蓝色世界里找到了自己新的生存空间。

回头看看我自己走过的道路，实际也是在大海中的一次旅行。

—

我原是个山里孩子，童年是在湖南省宁乡县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度过的。从小担任的劳作，就是上山砍柴。我至今记得很清楚，麻疹已经出到脖子上了，还打着赤膊在山里砍柴，以为是出了一身痱子。

不知为什么我生性却喜欢海，夏日摇着芭蕉扇在禾场坪纳凉，冬日围炉向火，爱听长辈讲哪吒闹海、孙悟空降伏四海龙王一类故事。自己识得一些字了，就捧起《西游记》、《封神演义》废寝忘食地读，红孩儿和美猴王成了当年心目中最高大的英雄。然而，当时海在我的想象里，不过是我们山冲里的山塘几十倍几百倍的放大而已。大热天在山塘里游泳，常与伙伴们演练拔龙鳞抽龙筋之类的游戏。

后来到长沙读中学，学校就在湘江边。我们常常背着老师下河游泳，一想到擦身而过的江水，不日就会进入洞庭湖，进入长江，流入滔滔东海，我心里就无比激动。有次学校组织到岳麓山春游，我奋力登上峰顶极目远眺，期望将洞庭之水、长江之水和东海之水收入眼底，想想当时实在有些孟浪。

再后来我到贵阳山城读书做事，离海越来越遥远。但是高原的人也充满了对海的向往。那里有个高原湖泊，被郑重其事地命名为草海，还有不少被称为大海子、小海子、海子街之类的地方，实际上那里连人畜饮水都相当困难。海是人类的摇篮，高原其实也离不开海。

也许是命运的安排。1975年，我们参观当时闹得很红火的小靳庄，来到天津。本来想去看看大港油田，司机却在晨雾迷蒙中跑岔了路，将我们带到了塘沽新港。这是山区来的人第一次见到海。大家凝视远处出海口的神秘，反而感谢司机给了一次领略大海神奇的机会。我看见码头对岸四条桩腿高高耸立着的庞然大物，想象中任何轮船都不应该是这个模样，忙打听是干什么用的。有人告知那是在大海里钻探石油的钻井船。我开始有了海里也蕴藏着石油的概念。晋代那个写《海赋》的木华，赞叹大海“何奇不有，何怪不储”。他的想象力很丰富，却未能想象到大海积蓄的这些远古能源。我自己想不到的是，事隔两三年，我也来到了拥有这个庞然大物的单位，从此与海洋也与石油结下了不解

之缘。

二

大海最初亮给我看的，是它残酷无情的一面。

那是1979年的11月25日，渤海湾发生了“渤海2号”翻沉事件，74个生龙活虎的钻井工人，仅有两人幸存，船毁人亡，震惊中外。我们举家就是在这个当口上，来海洋石油勘探局报到上班的。那时气氛的凝重，前所未见。国家财产蒙受的重大损失，72名朝夕与共的弟兄突然被大海吞噬，遇难者家属悲痛欲绝的哭诉，使每一个活着的海洋石油人心里都在流血；社会舆论铺天盖地的谴责，公、检、法的调查、审讯和审判，使得海洋石油人无论走到哪儿，脖子上都像拴着沉重的铅块，直不起腰，抬不起头。

现在回过头来看，当时的诸多批判文章其实并不认识和懂得海洋。一个简单的事实：批判和审判都是在沉船尚未被打捞，事故的真正原因尚未弄清，就忙着下了结论。这是一条日本船。待沉船打捞上来，请权威机构搞模拟实验，要害原是一条不合格的船。最不能原谅造船者的是，其底舱连隔水墙都没有，以至一两处地方进水全船遭殃。那时大概还缺乏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，当时只顾批判和审讯几位肇事者了，连该向日本人索赔的事都忘记了。据检查沉船的技术人员介绍，导致船上两个通风筒盖被海浪掀开海水灌入的原因，是修船后通风筒盖复原紧固的螺丝，公与母相差了一个型号。大家按陆地的常识想，那么大的铁家伙有那么一点误差，出不了啥问题。孰不知凶恶的海浪就钻了这么个小空子，让你船毁人亡。

其实，从这个细节还能揭示出这个悲剧更深层的原因。从1887年美国在加利福尼亚海边钻第一口探井算起，世界海洋石

油事业已经走过了很长的道路，有了相当先进的技术。我们从20世纪的60年代开始，将来自玉门、大庆的一批“旱鸭子”赶下海，在闭关锁国的大环境下，在只要一同国外接触就是里通外国的“左”的思想路线禁锢下，一切都靠自己摸索从零做起。我们的石油工人一时无法改变自己陆地油田的思维模式，在他们的眼里海洋只不过是“陆地加水”，水乃陆之皮。因此勘探海洋石油也按勘探陆地石油的套路来办，名之为“以陆推海”。然而海洋就是海洋，绝不同于陆地。在十多年的时间里，大海一直在对咱们的“以陆推海”实施无情的惩罚，掀翻“渤海2号”只不过惩罚得更严厉一些罢了。

还有一个细节：72名死难者，凡当时被打捞上来的遗体，从他们凝固的身姿来看，一个个都被裹在冰甲般的棉工服里咬牙切齿地蜷曲着，可以判断基本上都是被冰冷的海水冻死的。石油界的老前辈康世恩事后在国外看到有种防寒救生服，追悔莫及，要是早知道国外有这样的救生服，给每个海上人员配备一件，那72名弟兄或许就能得救了。这位把自己毕生的心血都献给国家石油工业的老人，不知多少次说过这种悔恨的话。

“渤海2号”翻沉，是沉默的大海向我们整个社会发出的无声的警告：大海就是大海。

三

很长一个时期，我都工作和生活在这历史上有名的大沽口。每天早晨乘车上班，傍晚乘车回家，都要经过那几座古炮台的断壁残垣。

据《天津府志》记载，从明至清经过几个时期的营建，大沽口炮台，在鼎盛时期形成了“威、震、海、门、高”五座炮台的U形布局，威风凛凛。可是土碉堡敌不过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坚

卸利炮，以及历史风雨的剥蚀。它现在的凋零残破，时刻都让人回忆起中国近代史上那些不堪回首的历史往事：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都是从这里打破清帝国的大门，开始了列强对神州大地的瓜分和蹂躏。还有，二战时期日本鬼子抓中国人当劳工，大多数也是从大沽口输达到日本列岛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。就是在这里，日本人曾留下了屠杀我同胞的“万人坑”。

我们每天路过的东大沽渔村，有幢住宅楼历来无人敢住，问及原因，说是夜夜闹鬼，人称“鬼屋”。据当地的渔民说，此处就是当年的古战场，一定是当时在沙场上倒下去的中国将士至今仍然满腔悲愤，还在同地下的洋鬼子拼杀不止。这尽管是没有根据的传闻，但居住在此的渔民却深信不疑，他们终于不得已将这幢住宅楼拆毁了。说也奇怪，我每次路过炮台遗址，从那片荒草凄凄的海滩和波光粼粼的海水中，也仿佛能看到当年的刀光剑影，听到被屠戮的中国士兵和民众的呻吟。我曾经写过凭渤海海古战场的诗，其中就有一句：“炮台残迹吟风雨，甲午沉船伴涛声”。

也就在“渤海2号”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，大沽口悄悄打开了接纳西方石油公司的海门。欧美国家蓝眼睛高鼻子的大亨来了，鼻子下蓄着蒜头胡子的日本人也来了。在我们的老祖宗与他们的老祖宗拼杀过的这片海域里，他们居然要同我们合伙勘探开发海底的石油资源了。这是当时的人们在感情上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。

最初是美国纽约的一份华人报纸发出了“这是否有损国家主权和利益”的质问，紧接着在北京展开了一场“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”的大辩论。海洋石油勘探开发者尚未从“渤海2号”事件的巨大漩涡里脱身出来，立刻又被推入另一个更大的历史漩涡之中。当时不少老干部和老工人对我说过一些痛心疾首的话，至今仍然记得很清楚：

“这不是八国联军又回来了，国家咋能开门揖盗，引狼入室呢？”

“三叶一看到有挂“太阳旗”、“星条旗”、“米字旗”的船开进新港码头，大伙儿心里就不舒服，怎能让我们去同他们一口锅里捣饭吃？”

“过去反动派卖国，咱们现在卖海，将来不得插着草标卖人了？”

外国人在人们惊疑、蔑视乃至敌视的目光下，还是带着资金、技术和现代管理经验堂而皇之进来了。他们可不看中国人的眼色行事，对中国的设备、中国的海洋石油队伍横挑鼻子竖挑眼，这个“不符合国际规范”，那个“达不到国际标准”，刚整改了几百处又提出几百处让你再整改，这几百处整改了还有几百处在等着你，吹毛求疵，鸡蛋里也能挑出骨头来。我们的一些船舶被他们淘汰了，像拴毛驴一样拴在码头上；我们的一些队伍也被他们淘汰了，一夜之间失了业。

让外国人挑上了的，那滋味更难受。外国人一会儿一个指令，让你干这干那，支使你没商量。稍不如意，就发备忘录，将你干活的这个那个毛病记录在案。终于有不少人感到太受屈辱、太失尊严了，他们要让这些“洋鬼子”认识认识，现在的中国人可不是鸦片战争时代的中国人了。外国人让这么干我偏要那么干，外国人不让做的事我偏要做，其奈我何？不曾想到维护“尊严”的举动，反而带来了新的屈辱，外国人行使解雇权同样没商量。

我们不得不用理智的思考，去替代情感的激愤。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，也是走出大沽口重新审视世界的一次飞跃。当时在渤海石油公司任总经理的钟一鸣说过这样一段语重心长的话：“不承认落后，不是爱国主义；只有承认落后，而不甘于落后，才是清醒的有作为的爱国主义者。”

四

大约是1992年以后，我有机会先后去了太平洋中的岛国日本、太平洋彼岸的美国，还有大西洋之滨的荷兰，虽然时间都不长，我在大海中的旅行却进入了一个新的广阔领域。

在日本发现，这个经济、技术已经步入世界前列的国家，却充满了忧郁感。同日本朋友谈及这个话题，他们直言日本陆地面积太小，资源贫乏，这是危及他们国家的另一座“火山”。日本有个名为冲之鸟的小岛，离东京1000多公里之遥，经太平洋波涛的冲刷已无法露出海面，日本政府不惜花费2亿多美元去拔高和加固该岛。问及其中的奥秘，有专家告诉我，一个重要的目的，就是企图以此作为划分经济专属区的筹码。他们的陆地国土面积小，就一门心思扩大海洋国土的面积；他们的陆地资源不多，就千方百计占有海洋资源。

踏上美国的土地，直接感受到了这个国家的地大物博，尤其是按人口比例，更突显了他们的富有。可是，他们把自己国内发现的油田差不多都封存起来了，请美国人对此作出解释，敷衍的说法是环境保护技术尚未过关，实际则是严格执行他们“抢占公海资源，开发边缘海资源，保留内陆资源”的国策。看看他们为数众多的跨国石油公司，整个世界凡是有油气资源的陆地和海洋，几乎都有他们的存在。他们的跨国公司，恰当的名称应是“跨国争夺资源公司”。

到了荷兰，发现这个国家很小，但拥有很多世界之最。鹿特丹港口世界最大，拦海大坝工程世界最大，海上起重能力世界最大，还有花卉、奶酪以及工业经济、农业经济都在世界的前列。以荷兰皇家壳牌为代表的一批企业，也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这个原来被称为尼德兰的国家，很多地方比海平面还低，

可以说是从海里捞上来的一个国家。十几天的旅行和访问，使我深刻认识到，这小与大的转化，就在于大海时刻威胁着他们也时刻磨砺着他们。在17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内，荷兰曾经崛起为世界最大的海洋强国，那时他们拥有的海上运输能力超过当时欧洲国家的总和，获得了“海上马车夫”的称号。

有专家告诉我，世界强国其实都是海洋造就的。拿中国自己的历史做纵向的比较：秦皇、汉武、唐宗、宋祖时代，中国的航海能力世界最强，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开辟最早，因而在此期间内中国的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发展走在世界的前面；到了明清时期，实行了长达400余年的禁海令，甚至有了“寸板不许入海”的规定，从此渐渐落伍，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。再拿中国与欧洲国家做横向的比较：明朝的郑和下西洋，从时间上说比哥伦布航行美洲早80多年，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100多年，航行船队规模之大，航海技术之先进，更是他们无法望其项背的。可是，我们禁海了，人家全球航海热掀起来了。待到这些在航海中强大起来的国家，一个个用坚船利炮轰开古老帝国紧闭的国门，我们深居紫禁城的那些长袍马褂顶戴花翎的老祖宗们，从400余年的长梦中醒来，国力已经衰微到不堪一击，终于国土被瓜分，人民被奴役，成了老牌殖民主义者可以任意宰割的羔羊。

向海而兴，背海则衰。

中国的过去和世界的过去都证明，这是规律。中国和世界的未来，是否还会遵循这条规律呢？

实践出真知，我们需要在大海中继续旅行。



作者简介

王佩云

1940年出生于湖南新宁县。1963年贵州大学中文系毕业。1983年开始任《中国海洋石油报》总编辑。发表过文学评论、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及各类新闻作品400余万字。主持编撰了《探索人的足迹》、《海洋三字经》、《我爱蓝色国土丛书》。现为天津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产业报协会理事、中国石油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。



南海青年学生营在永兴岛



永兴岛官兵欢迎南海青年学生营的到来



南海青年学生营营员在永兴岛植树



辽阔的南海海域

责任编辑：彭素娥

封面设计：周方

目 录

自序：在大海中旅行	1
-----------------	---

第一章 “向海而兴，背海则衰”的警醒

拥抱大海	1
从《新三字经》谈起	2
近海缘何不识海	4
《海洋三字经》的缘起	6
张爱萍将军与《海洋三字经》	9
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海洋	11
——“中国青年蓝色国土意识”调查致读者	
重在唤醒国民的海洋意识	13
——写在“中国青年蓝色国土意识”调查之后	
把海洋装进大学生心里	16
——记海军中将张序三发起和组织的南海青年 学生营活动	

第二章 蓝色国土的呐喊

进军蓝色国土的号角	21
树立蓝色国土意识	23
——写在“我爱蓝色国土”征文启幕之际	
中国作家在行动	25
蓝色国土未了情	28
——悼念徐迟	